



路边店

晓 苏 ◎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晓
苏◎著

路边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边店/晓 苏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

ISBN7-5354-145-2/I.1137

I.路…

II.晓…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672 号

责任编辑:江 艺

封面设计:刘丽文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明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0 插页:3

版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厂方负责调换。

序

金立群

说到小说,说到艺术,我们似乎认为它们都是贵在创新的。比如小说的情节,就要曲折、离奇,想人之所未想。可是如果我说,小说,艺术不仅贵在创新,也贵在重复,您会觉得奇怪吗?想想我们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您一定记得“诸葛亮三气周公瑾”;《水浒传》中您一定记得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西游记》中不用说,您一定记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红楼梦》里“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更是能让许多不一定理解全书之深刻的普通人开怀一笑。由此可见,一部小说有时候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地方,恰恰不是其出人意外的创新,而是它精心安排的“重复”。作家晓苏的系列小说《路边店》为什么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其中的“重复”。

《药店》写了一个饱暖思淫欲的药店老板陈皮强奸村妇伞儿，最终受到惩罚的故事。伞儿第一次被强奸后，陈皮给村长老格送了 500 块钱，逃脱了惩罚：“你若是再强奸了妇女，要我保你，500 块钱是压不住砣的，至少一千块！”伞儿老公为了报仇，设了个局让陈皮有机会再次强奸伞儿，并预先准备了必要的证据。陈皮果真上了钩。可是他第二次给村长送了 1000 块钱，于是村长说：“你这个流氓！你要再强奸伞儿，我可不能保你了。”而陈皮说，“我给你一千五”，村长则笑着回以“两千”。伞儿老公还是不甘心，还想设一个更加无懈可击的局。伞儿生气：“他侮辱我一次，你还嫌不够？竟然让他侮辱我第二次！难道你还嫌不够？难道你还要他侮辱我第三次？”结果还是一样，村长又保下了陈皮，当然第三次他一定收了 2000 块钱。尽管小说的结尾是一个情节上的转折，但最刺激我们阅读欲望的，恐怕还是其中的“重复”。它越“重复”我们就越想知道这“重复”能不能被打破，坏人能不能被惩罚？而我们越想知道“重复”能否被打破，它就偏偏继续“重复”。《药店》的魅力是不是就在这“重复”之中？

《油店》的老板毕功也是个饱暖思淫欲的家伙。

小说写了被他侮辱的村妇筐儿一家告状不成，三次复仇的故事。第一次是筐儿的儿子坯子用弹弓把毕功的油缸打漏了，为了救坯子，筐儿再次被毕功侮辱；第二次是筐儿的老公皮克打死了毕功，毕功的哥哥，派出所的毕所长想连筐儿一起治罪；第三次则是坯子用弹弓打死了正在给弟弟处理后事的恶狠狠的毕所长。每次复仇都引发了更大的报复，而更大的报复又引发更惨烈的复仇。这样的“重复”，能不能让你感到其中有一种可怕的力量？

《酒店》的情节比前两篇离奇。酒店老板孙中怀的儿子孙旦带回一个年轻女子叫网儿。网儿在酒店里帮忙，和孙旦感情日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孙中怀也对网儿颇有好感，因为网儿像他年轻时候的一个相好。终于，在一对新人就要结婚的前夕，网儿被确认为孙中怀的女儿，和孙旦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是就在我们以为故事将以上辈人给晚辈带来的悲剧而告终的时候，孙中怀的老婆却说孙旦也不是孙中怀的儿子，是当初她为了报复孙中怀的出轨，自己也“出墙”了一回的结果，而且“出墙”的对象，正是网儿的继父。网儿不是她爸爸的亲生女儿，孙旦也不是他爸爸的亲生儿子。在这里，“重复”反而成了小说离奇情节的重要“关节”，让情节向着出人意料的

方向发展。这样的“重复”是不是本身就成为了“创新”？

《米店》里实际上写的是两个路边店。一个米店，一个对面的饺子馆。年轻女子环儿本来是要嫁到朱家饺子馆的，可她的对象朱来运个儿太矮。于是她就改嫁给了米店的马途。后来米店败落，马途到南边打工，环儿就又和朱来运好上了。但这个故事只是两家上辈故事的翻版。朱家妈妈余菇本来要嫁给马家爸爸马有道，结果马有道移情另娶，余菇也改嫁朱家。后来他们各自的配偶都死了，于是朱家妈妈又和马家爸爸好上了。而他们的故事也不过是更上辈故事的翻版。马家奶奶本来是嫁给朱家老翁的，可是只过了新婚之夜，朱家老翁就参军走了，从此断了音信。柔弱的马奶被迫又招了门亲，嫁给了马家，可又和朱家老翁一直藕断丝连。总之，这两家人，一连三代，总是有个女人的命运感情在其间游弋，使两家之间形成一种既彼此亲近又彼此仇视的微妙关系。这三代人命运的“重复”当然有其不同的背景和原因，而“重复”的形式、相似的命运又一直延续下来。这样的“重复”，能不能让你产生一种超越历史的宿命之感？

《茶店》也是写了一家三代的宿命。杨邦的父辈

祖辈都发生过那种和别的女人偷情的事。而且他们自己的女人性子都很烈,知道自己男人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二话没说,就自杀了。杨邦为了让茶店生意兴隆,请了个年轻女子笠儿做服务小姐。那么他到底能不能逃过祖辈和父辈的命运,能不能逃过这“重复”的宿命呢?《茶店》和《米店》的不同之处就在《米店》中三代人“重复”的命运相互交错同时并行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对这“重复”的永恒形式产生感叹和思考;而《茶店》却在先后概述了前两代人的“重复”后,让我们对第三代是否还会重蹈覆辙的具体的“重复”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这最后一次“重复”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强烈的悬念?

“重复”为什么可以给小说带来如此的魅力呢?“重复”作为小说情节结构的技巧难不难?在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所谓“复沓”的手法。如《诗经》中的许多诗就是这样,像那首有名的“硕鼠”,节与节之间基本相同,只是更改几个词而已。但它从艺术上可以起到强化感情、创造节奏的作用。还有我们常说的“排比”,其实也是一种“重复”,同样可以增强论说描写的气势。小说中使用“重复”手法,虽然有耳熟能详的成功范例,但自觉而为的似乎不多。大概一是因为过于迷信创新的缘故,二则因为“重

复”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小说和诗歌、散文不同，它的故事性天然就要求以情节的曲折来吸引读者。因此，“重复”的运用固然也可以起到形成叙述节奏的一般作用，但若使用不当，很可能会制造出味同嚼蜡的作品。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安排好“重复”之中的“同中见异”和“异中见同”。晓苏的这组以路边店为背景的系列小说，自觉运用“重复”手法，而且每篇的运用皆有不同，并使得“重复”在每篇小说中产生不同的效果，细细品来，真令人觉得妙不可言。

我为此序，就是希望各位读者也能和我一样，体会“重复”的妙处，体会到读好小说的快乐。

2004年5月10日于武昌

目

录

药 店	1
油 店	63
酒 店	119
米 店	171
茶 店	231

药店

我当了这么多年村长，解决过的强奸案也不少。凭我的经验，凡是强奸妇女，妇女都要乱抓乱咬，强奸犯的脸上必定满是指甲印和牙齿印。可陈皮的脸上好好的，一点伤痕也没有。如果说强奸，伞儿为什么一不动手二不动口呢？





1

一条国道穿村而过。村里一些有头脑的人便在公路两边开设了许多小店，乡亲们都称这些小店叫路边店。路边店开多了，这地方便出现了一条村街。

药店在村街东头。药店老板陈皮没想到中午还会有人来找他看病。他更没想到伞儿会来。药店是火砖墙，木板门。那时木门没关，温暖的日光大片大片地铺在药店里，陈皮就产生了打个盹儿的欲望。陈皮觉得这成片的日光很像一种黄色的布，他想盖着这种温暖的黄布打个盹儿肯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陈皮这么想着就把双手相互缠起来放在药柜上，准备将他那颗戴着狗皮帽的头放下去。

陈皮没放下头去。他正要放，门口来了一个美貌的女人。

“伞儿！”陈皮暗叫了一声。他顿时没有了打盹儿的欲望。他猛然产生了另外一种欲望。狗皮帽下面的两只眼睛忽地张大了一圈。

伞儿是村民田必东的老婆。陈皮到村野采草药时曾见过伞儿几面，他认为伞儿是这一带最好看的女人。伞儿从来没

路边店



来过药店。陈皮多次希望伞儿能来药店看看病或者买点药，但她一直没来。不过，陈皮想伞儿总有一天会来药店的。他想人吃五谷谁不生病！陈皮的这个想法没错，伞儿果然来了药店。

伞儿的双脚走到门槛外停住了。她歪着头，用一只手撑着下巴壳。陈皮一眼就看出她得了牙病。

“陈医生。”伞儿轻轻叫了一声。

陈皮立刻从药柜后面绕出来。他像一只快乐的蝴蝶，一下子飞到了伞儿面前。

“伞儿！”陈皮亲切地叫道。

“陈医生，我牙疼。哎哟哎哟。”伞儿呻唤着，仍然用手撑着下巴壳。

“快进来快进来！”陈皮焦急地说。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我马上给你打一针止疼。”陈皮慌慌张张地说。

陈皮麻利地将注射器灌上了药水。他握在手里推了几下，细小的水珠立即从针头上往外冒。然后他走到伞儿的屁股后面。

“请把裤带解开。”陈皮说。

伞儿没迟疑。她哎哟哎哟地解开了裤带，她给陈皮露出了一块白肉。

“啊！”陈皮差点这么惊叫一声。他的两只充血的眼睛很



快像磁铁一样贴在了那块白肉上。他吞了一口涎水。他恨不得在那块白肉上咬一口。他握着注射器迟迟不打进去。他似乎忘记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哎哟哎哟。”伞儿又这么呻唤起来。

陈皮听见呻唤才颤巍巍地将针打进那块白肉。然后他蹲下去，一手扶针，一手捏着酒精棉球在那块迷人的白肉上摩擦。陈皮将针推得极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白肉。他想入非非了。他是一个想像力丰富的男人，他由眼前的这块白肉想到了伞儿浑身每一个地方。他想得心旌摇荡。他想得热血沸腾。他想得浑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他甚至听见了毛发竖起来时发出的那种滋滋卡卡的响声。

陈皮觉得遗憾的是他给注射器里灌的药水太少。尽管他推针极慢，药水还是很快完了。陈皮只好依依不舍地拔出了针头。

“谢谢陈医生。”伞儿说。她赶快提起了裤子。她迅速遮住了那块白肉。

陈皮的眼睛暗了一忽儿。他有一种日头突然落山的感覺。不过，他的眼睛很快又亮了。他陡然想到了一个美妙的方案。

“伞儿，我给你摸摸脉。”陈皮说。

“摸脉？”伞儿问。

“嗯呵。”陈皮说，“刚才的一针只能暂时止疼，不能从根本



上解除牙疼。要想根治，必须摸脉找出病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好吧。”伞儿说。

两人于是在一张小方桌边坐下来，伞儿把右手伸给陈皮，陈皮很快摸住了脉搏。陈皮装着很潜心的样子，闭着双目，戴狗皮帽的头一左一右地晃着。然而没过多久，陈皮陡然睁开了眼睛，表现出一种惊恐的神色。

“哎呀！”陈皮还这么尖叫了一声。

伞儿一惊，问：“怎么啦？”

“你的病根难找啊！从你的手脉上一点儿也摸不出名堂，看来不是个小病。”陈皮神秘地说，边说边观察伞儿的表情。

“啊！”伞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青乌。

“那可怎么办？！”伞儿的眼眶里转起了泪花。

陈皮埋下头沉默了一阵儿，然后扬起头双眼一亮。

“只有摸腿脉试试了。”陈皮说。

“腿脉？”伞儿大惑。

“有些难看的病从手脉上摸不出原因就只有摸腿脉。”陈皮严肃地说。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伞儿轮大眼眶问。

“你当然没听说过。这是我的祖传秘方。我要不是看在你伞儿的面上，我还不摸哩！”陈皮说得十分诚恳。

伞儿半信半疑了，轮大的眼眶渐渐变小。



“来，把腿伸过来。”陈皮抓紧说。

伞儿没伸腿。她觉得无论如何把自己的腿伸给一个男人摸不是一件好事情。她愣着眼，瞅着陈皮的狗皮帽。

“你看你，我是给你摸脉看病哩，又不是干其他什么，难道还不好意思，如果你不让我摸，那我就不管了！”陈皮认真地说。

伞幅的心慌急了一下。她脱掉了一只鞋子。她抬起一条腿缓缓地伸向陈皮。

陈皮暗自欣喜。他双手捧住了伞儿的那条腿。他很快在她的小腿肚子上摸起来。

“摸住脉了。跳得很不正常！”陈皮莫测高深地说。

伞儿急出了几颗汗。

陈皮的手没在小腿肚子上停留多久便开始朝上移动。伞儿穿一条肥粗的裤子。陈皮的手移动得十分顺利。他一会儿就把手移到了伞儿的大腿上。他的手真灵活，移动的时候像一条鱼。

伞儿一直认为陈皮是在给她看病。直到陈皮的那只手摸到了她的两腿交汇处，她才发觉上了陈皮的当。然而一切都晚了，陈皮的手一摸到那地方就疯狗一样扑向了伞儿。

“流氓！”伞儿大骂道。她用手推陈皮，但一点力气也没有。伞儿因为牙疼两天没吃饭。

伞儿只好听任陈皮在她身上胡作非为。